

「只要仔細推敲街邊那些佈告欄就能得到很多有趣的消息。像最近有張告示就是個好例子，那是則挺有意思的告示……」一個貌似作家的男人突然攔住了正在八百屋購物的黑羽鞠，自顧自地說了一串後又好像忘記了什麼，前後矛盾地推翻了自己的說詞後一臉不明所以的離開了，「不對，好像是空白的……呃，還是畫了塗鴉？……抱歉，我們剛剛是說到什麼來著？」

向來一臉淡漠的黑羽鞠微微皺起了眉頭。

倒不是嫌棄對方唐突的舉動，而是她在那人身上感受到了同類的氣味。

想來不是那個男人本身散出的，那氣味十分淡薄，估計是在某處跟什麼人接觸時不經意沾染到了。

提著菜籃的黑羽鞠思量一會，最終決定去一探究竟。

她將菜籃囑託八百屋店主直接遞送到保育所，轉身走向最近的佈告欄。

一名身纏巨蛇的老婆婆站在佈告欄前，看著木板上頭貼著的一張符咒。如此特意的情景任誰見了都會驚嚇奔逃，或許正是因此她才下了禁制，令所有接近這裡的普通人都忘記自己所看見的東西。

「蛇骨婆，您怎麼會出現在這裡呢？」黑羽鞠走到對方身畔，看著白紙上血紅的圖樣詢問，姑獲鳥作為鳥禽的一種，蛇肉對她而言自有一股難以抗拒的絕妙氣息。但進食也是得挑選對象的，眼前這名女子正是位萬不可碰觸的人物。

「姑獲鳥，這帝都裡真是什麼都有呢，這會兒連我的天敵都出現在這了。」蛇骨婆瞥了身旁的女子一眼，輕易地看出了對方的真身，「我在找尋殺害我夫君的兇手，這個咒符便是他留下的。」

「別這麼說，我還遠遠不及婆婆呢。」妖異之間自有辨認彼此上下位階的方法，像她們這樣野性根深柢固的種類更是如此，黑羽鞠光憑直覺就能知道眼前的對手並不是好惹的，卻也沒有要因此表現低微的意思，她只是普通地與對方交談，「您追尋這個人很久了嗎？」

「很久了，久到我已忘了是何時開始的。」蛇骨婆長吁一氣，語重心長地感嘆，「年輕的姑獲鳥啊，妳可千萬別變成我這模樣。」

沉浸在仇恨中，為此而瘋狂。黑羽鞠很清楚那是怎樣的感受，她安靜無語，心知自己沒有立場去勸阻、甚至是評判對方。

若無法發自內心放下，所謂原諒也只不過是一句空話。

如果不是本橋學斷了自己的執念，興許她現在也會跟蛇骨婆一樣，甚或是走入更加無法挽回的死路中。

「您還會繼續找嗎？」顯然那個留下咒符的人早已不在此地，黑羽鞠淡然地問道。

答案她們都心知肚明。

「會。這份仇恨，在我殺了對方之前都無法消解。」蛇骨婆面孔扭曲、咬牙切齒說著，曾經她身負使命，守護著丈夫蛇五右衛門長眠的蛇塚；能讓她放下一切離開至愛之人，也唯有這樣一個原因。

她身上纏繞的赤蛇昂首吐信，彷彿是在呼應著主人的決心。

事已至此，早沒有旁人插手的餘地。

「那麼，祝您旅程順利。」黑羽鞠一鞠躬，就此告辭。

「再會，年輕的姑獲鳥唷。」蛇骨婆如是回應。

她們今後估計不會再見了。